

文韵周刊

漫话江南

■ 本报记者 竺大文 李娇俨

江南,看似简单,却又复杂。多少文人墨客以丹青妙笔勾勒过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然而在这幅水墨长卷的背后,还藏着另一重江南,那是勤勉的、活跃的、创新的江南。

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的包伟民教授,也对十八世纪以来的江南经济社会颇感兴趣,发表过专著和多篇论文。在我们的访谈中,他提醒,太湖的波光里不仅倒映着才子佳人的画舫,更荡漾着织机与稻浪的交响。

当我们重读“绿遍山原白满川”的诗句时,当能听见,在那蓑衣斗笠之下,有将生存智慧淬炼成生活美学的曲折通道。

精耕细作塑造了江南的性格

记者:说到江南,大家的印象常常是细腻婉转,秀美却有几分柔弱。这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

包伟民:有这种印象并不奇怪。历史上多次南北战争,南方往往是输家,但同时,江南又长期是在经济、文化方面最有活力的地区。

记者:那么,作为历史学者,您会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特质?

包伟民: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精细化的农业文明。

学术界以前说“唐宋转折”,现在对这个概念已有所质疑。但是,从唐到宋,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人口分布的地理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事实。唐代开元年间,以淮河为界,80%的人口集中在北方,而到了北宋末年,南方人口已占60%。

我们现在到浙江的乡镇,晚上去外面散步,一个市镇接着一个市镇,密度很大。其实南宋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也说他们的空间很拥挤。尽管那个时候实际上的密度和后来是没法比的。由此产生了一个课题——当时的人口密度是否已经对土地产生了压力?

有一些研究人口史的学者,对此下了很多的功夫,比如香港的李中清教授,

蓑衣斗笠之下的“江南”生活美学

——著名历史学者包伟民教授访谈录

他是李政道先生的儿子。他研究的结果是否定的。但我认为至少在杭嘉湖、苏南等江南的核心区域,人均耕地已无法满足粮食需求,人口压力确实存在。

记者:这种压力带来了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包伟民:面对土地紧张,江南地区的人们主要有两种应对方式:一种就是我把地种得好一点,尽量让它多产出,提高产量,所谓精耕细作。另外一种是我生产粮食了,我生产手工业品,主要就是纺织品,如蚕丝和棉布。这个过程从南宋开始,到明代中后期完全定型,形成了江南特有的“专业经济”模式,从而保持了经济繁荣。

记者: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江南文化特质,也大多是在这个时期逐渐成形的。

包伟民:江南的繁荣建立在高度内卷的经济模式上。湖州农民种桑养蚕,苏州妇女昼夜缫丝织绢,所谓“江南勤劳”,其实是生存压力逼出来的。北方农民因为气候原因可能有小半年在“猫冬”,而江南的农户则全年劳作,土地被整治得像园林一样精细。

美籍学者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提出,近800年来中国文化是由南宋引导的,这个观点我很认同。具体表现在文化性格越来越走向内在,越来越精致化。唐代那种雄浑大气的边塞诗不太有人写了,婉约开始成为主流。

精耕细作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它塑造了地域性格和文化气质,促使江南文化走向精致化——无论是诗歌、绘画,还是生活方式,都体现出一种细腻、讲究的特质。

知识传播加速强化了文化优势

记者:我们看到您的办公室里挂着许多古画的复制品,其中不少都是江南的场景、江南的格调。

包伟民:是的,像这幅南宋《耕获图》,把不同季节的劳动场面,集聚性地描绘到一幅图画之中。

再看这幅《丝纶图轴》,描绘的无疑就是端午前后“山村处处晴收麦,邻曲家



《耕获图》

视觉中国供图

家午晒丝”的场景。南宋中期,棉作尚未普及,纺织品生产以丝麻为主,山阴会稽平原农村也不例外。

记者:宋之前的绘画很少描绘这些农活。这让我们联想到,田园诗也是在这个时候兴盛起来,范成大、杨万里都是南方人。这种风气是江南农耕经济重要性上升的折射吧。

包伟民: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有大量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江南的民间,有的是被贬,有的退休了,也有些甚至是从没考上过科举的,但是也读了很多书,有文学创作能力。他们写了大量的作品,把身边的田园生活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再延伸一下,我们可以说是科举的兴盛推动了江南的读书风气,有知识的群体大幅度增加了。唐代大多数官员是北方人,比如唐代宰相90%以上是在北方出生。但到了宋代,南方人逐渐增多,后来更是超过了北方人。

科举考试中当然也有许多落第的

人。他们能干什么呢?最好的职业就是教书,所以江南的师资率提高了。连陆游退休之后也在乡村里面教私塾,他说得很明白,他倒不是要让村里的孩子去考科举,更多的是让他们识几个字,应付日常的生活。但这样一来,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整个江南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了。

记者:其实当我们说到江南时,已经默认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这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优势。

包伟民:可以说从宋开始,尤其在江南,进入了一个知识传播大大加快的时代。

具体到文化上,首先是由于印刷术的普及,让人们有这种技术条件把自己的作品印成书,否则还是手稿,很容易就散失了。不仅是文学创作,大量的实用手册,比如农书、茶经都印了出来。

我们研究宋史的学者开玩笑说,唐代以前所有的书,研究者一辈子可以看好多遍,明代的书、清代的书一辈子看不完。宋代的书差不多正好可以看完一遍。

创新求变,才见真江南

记者:我们留意到,您的研究兴趣很少停留在热门的王侯将相上,更多关注的是基层社会经济的运行。用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目光向下”。

包伟民:这可能跟自己城市平民的出身有关,我觉得比起高层政治来,我更容易理解百姓的生活。当然也有个人的价值追求在里面。我想,历史不仅仅是“科学”式的要素分析。写出历史上的人,特别是普通人是选择历史学的一种追求。

记者:但是,关于民间生活的记录肯定要少得多,您通过什么来获取研究的资料呢?

包伟民:比如刚才说的这些绘画作品,再比如,有一本专门讲鬼怪故事的《夷坚志》,我读了好多遍,以后有时间应该会再读。它讲的都是带有一点儿神鬼性质的民间小故事,但如果你细心,能够体会出一些可用的资料来,把这些资料拼起来,就能够讨论一些话题。

记者:我们知道,前几年您通读了陆游的诗篇,写了一部《陆游的乡村世界》,呈现的就是江南的日常生活。

包伟民:那是我的一次尝试,陆游的诗歌写得特别多,其中六七成又是和家乡生活相关的,我就想是否可以借陆游的目光来观察南宋浙东地区的乡村社会。比如,江南的乡村房屋是什么样的?那时没有照片,但陆游有许多生动的描写。“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从他的众多诗歌里可以归纳出来,竹篱、篱门、疏篱是当时村野建筑的标配。

记者:许多热门的古装剧也取材于江南,您看过吗?

包伟民:我没有看过。不过我确实期待历史学者来写一些普及性的读物。以前周一良先生说我的老师邓广铭,不但研究历史,还写历史。我们现在的学者都在埋头研究历史,作专题分析,一般不太会去叙述历史。学校的考核体系也不鼓励,通俗读物没法拿来评职称。慢慢地,大家就失去了这个本事,语言也不行。我希望我们学校的老师每个人都能够去写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

记者:在图书市场上,通俗历史读物

倒是一个相当热销的门类,尽管大多数作者都不是专业人士。历史题材的纪录片甚至动画片也很盛行。作为专业学者,当谈到江南的时候,您觉得会有什么容易被曲解的吗?

包伟民:会有一些误导,包括媒体上的文章。我就很讨厌把江南描绘成一个风花雪月,只是喝茶饮酒、赋诗作画的状态。我还看过一个纪录片,绘声绘色地讲一场宋朝的饭局,上了两百多道菜,如何丰盛等等。那是皇帝跑到宠臣家里,宠臣当然拼命拍马屁,和正常的生活状态完全无关。陆游晚年还经常哭穷,说几天没吃到肉了。这样拍就离历史的真实距离太远了。

记者:现在各地都在挖掘本地历史,打造文旅项目,有时甚至还要争夺所有权。作为历史学者,能够提供什么支持呢?

包伟民:这比较困难,杭州是南宋的都城,但如果要寻宋,也很难。考古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皇城的地下,我很期待。但地面的遗迹基本不存在了,留下来的只有地名,像清波门、钱塘门。我以前提过一个设想,能不能通过虚拟的技术手段来还原一些场景,然后游客到了这个地方,扫一下二维码什么的,就能对照着观看。可能现在已经有类似的尝试,但可以做得更精准、更生动。

记者:那么,总结一下,在您看来,江南文化最关键的内核是什么?

包伟民:首先是创新求变,就像我之前讲的,为了应对土地压力,他们及时应对,发展出了精细化的专业分工,造就了发达的市镇经济。同时,江南的人们也很务实灵活,农民兼营手工艺人与小商贩,这让他们眼界更广。从“鸡毛换糖”到现代电商,本质都是对资源的整合。

我们身处江南有时不以为奇,但如果换一个地方,有对比之后就很明显。有一年去巴黎,朋友领着我到大街小巷去转。走到一个小巷,他说这个地方原来都是犹太人经营,中国人一来竞争,他们就出去了。犹太人厉害在什么地方?西方人有个说法,很小的钱他们也赚,没想到中国人更小的钱也赚。在意大利也是,本来有的城市已经很萧条了,中国人一来又把它弄得很兴旺。这里面就有许多是我们浙江人,带着这种江南文化的基因,勤快,又善于应对各种环境。



南浔荻港桑基鱼塘光伏太阳能 视觉中国供图

新大众文艺地图

粗缯大布 腹有诗书

——宿管阿姨汤杏芬的写作梦想

■ 本报记者 庄小蕾 汪文羽 姚颖康

写作近20年,“宿管阿姨”汤杏芬身上萦绕着两种色调,一种是暖,一种是烈。

暖是她的为人。笑容魔性、幽默体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95后大学生甚至将她“罩着”的宿舍楼命名为“汤暖楼”。烈是她的性情。小学学历的她,已在网上发表了《浮萍本无根》《烈女蒋究》等6部中长篇小说,其作品不避讳描写人性阴暗面,却始终“向阳而生”。这位“斜杠宿管”在网络上用文字征服了读者,也用作品证明了自己。和她书中的人物一样,汤阿姨的人生,一路“遇坑填坑”。

布衣之下自有山河

1969年,汤杏芬出生在余杭百丈村。

对文学的痴迷,深植于童年。上小学时,别人在操场上追逐笑闹,她独坐一隅,捧着借来的闲书如饥似渴。那是她贫瘠童年里唯一的珍宝。

“她作文好,常被老师当范文念!”汤杏芬的老同学陈群提起这位闺蜜,满是赞叹,“真的佩服她,一直坚持写。”

小学毕业,因家贫辍学,但心里的火种未曾熄灭。丈夫王小平还记得当年追求她时的发现:“枕头底下藏个日记本,我偷看过几页,写得真好!”那些少女心事与隐秘故事,悄然埋下了日后创作的种子。

婚后,夫妻俩在临平开竹制品店。王小平主外,汤杏芬主内。锅碗瓢盆间,她偷得片刻宁静,将生活百味倾注日记与散文。“人总要有个出口的。写

作就是我的出口。”

2008年,她以笔名“长姐似母”在网上发表文章。至于写作方式,则是“松弛感”拉满,“站着能写,坐着能写,随时、随地都能写。”汤杏芬笑着,指了指家中那张沙发,“喏,躺着也能写。”一部最普通的手机,就是她最趁手的笔。灵感闪现的刹那,指尖在小小的屏幕上起舞,备忘录便是她无限延展的稿纸。

杭州本地一个论坛为她推开新窗。博客上的文字受到众多网友的喜爱,点击量噌噌往上涨。“散文不够劲儿,写小说!”汤杏芬备受鼓舞,从此一发不可收,《烈女蒋究》《浮萍本无根》《婆媳》……一部部作品在网络上诞生。灵感汹涌时,一天写一万五千字。王小平有时候半夜醒来,发现老婆不在身边,一走出房间,才发现她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写小说。

走红之后,汤杏芬曾在一次写作课上做演讲,主题是“粗缯大布,腹有诗书”。这个主题选自苏轼的《和董传留别》,也是汤杏芬的“以诗明志”。布衣之下,自有锦绣山河——她本人,便是最好的例证。

“汤暖楼”里的娃

前段时间,恰逢毕业季,记者随退休的汤杏芬,重返她耕耘多年的地方——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公寓楼。

“汤阿姨回来了!”杭电原公寓中心主任林小惠闻声赶来。老同事们激动相拥,家常话,说笑声,瞬间将时光拉回2015年。

彼时,年过不惑的汤杏芬站到了公寓中心的应聘台前。年轻时,她也梦想



汤杏芬重回杭电

本报记者 姚颖康 摄

走进大学校园,却因为学历低无法实现,“当不了老师,就当宿管阿姨吧。看着那么多年轻的脸,心里踏实。”

这一当,便当出了名堂。

“新员工考核认学生,她只用两个月,就记住了18幢832个名字,还能一一对应寝室号。”林小惠回忆,语气满是佩服。

“人脸识别”是硬功夫,“留言板”则是软实力。楼道里的小黑板就是她的舞台。“楼里有位‘熊阿姨’,碰见愿意打招呼,她高兴;不愿?没关系,咱不熟——多煮煮熟了!”幽默,带着烟火气的人情味。学生们私下嘀咕:这位阿姨,怕不是中文系毕业的吧?

才华被“看见”,公寓中心开了“汤阿姨讲故事”专栏。杭电的微信公众号推送宿舍点滴,她是最勤恳的笔耕者。

学生们把这片宿舍楼,唤作“汤暖楼”。因为有汤阿姨的地方,就有暖意。楼里的娃,成了她新的灵感源泉。小

说《宿管阿姨和楼里的娃》,以真实为底,细细描摹那些关于青春、陪伴与成长的故事。

宿管阿姨的身份,像一把奇特的钥匙,为她打开了更多的门:大学“写作与沟通”公选课的主讲台、文学社的指导老师席,“美食人生课”的灶台边……她成了学生们口中的“全能阿姨”。身份在变,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汲取与笔耕不辍。

2018年7月,一纸通知抵达: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的人会邀请。汤杏芬握着手机,眼泪无声滚落。认可,沉甸甸的。她,成了真正的作家。

遇坑? 填坑!

2022年退休后,汤杏芬回到余杭老家。一栋小楼,挂起“榆缘”的招牌。“‘榆’取自‘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退休人聚这儿,是缘,也有情。”她解释。

踏入“榆缘”,先闻其声。厨房里,锅铲叮当,伴着一把清亮婉转的越剧唱腔——是《孟丽君》的选段。汤杏芬系着围裙,在氤氲热气里翻炒、哼唱。三尺灶台,也是她的快活林。

问写作秘诀? 她答得朴素:“生活,就是源头活水。小说里的人,亲戚朋友,活生生的。”《浮萍本无根》里的人物,便脱胎于此。

阅读,是另一眼深泉。她尤爱历史传奇,也爱看《平凡的世界》。四年级暑假,硬啃完一本繁体竖排的《七侠五义》。侠肝义胆,荡气回肠,烙在心底。这份对“侠”的钟情,流注笔端。《烈女蒋究》的主角,便带着这股忠勇侠义的风骨,又有凡人微光的坚韧。

谈话间,汤杏芬的笑声爽朗,带着点“魔性”。笑声背后,是岁月淬炼的豁达。她自有一套生活哲学:“遇坑填坑”。

家中长女,自幼担重担。面对难题,不抱怨,只埋头找法子解决。笔名“长姐似母”,由此而来。

“遇到坑,填掉它,往前走。”汤杏芬语气平静,带着力量,“我书里的人也这样。”

她的作品,正是这寻常日子里,一锹一土填出来的生活真味。

退休生活并不清闲。父母养老,儿女婚事,琐碎依然压在肩头。但她始终笑着,用乐观感染周遭,也用文字安顿内心。民宿经营得有声有色,她还添了项独门服务——“写作公益培训班”。截至目前,她已经免费为来往住宿的孩子们上了五期写作课。“有需要,我就一直开下去。”

生活如长河,汤杏芬便是那勤勉的摆渡人。



扫一扫 看视频

新艺评

素人写作的奇迹

■ 夏烈

宿管阿姨汤杏芬,在2018年的本埠媒体突然成了红人。我也是在那个时候以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的身份代表协会组织向她发出邀请。当我们读了一些她的网络小说之后,觉得她的创作质朴、扎实、有生活也有一定的文字修养,完全可以成为网络协作的一员,并且与众不同。她来自基层工作岗位却孜孜不倦地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6部中长篇小说创作,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汤杏芬靠自己的小说获得了读者,以及那些具有相同生活体验和阅读爱好的大众的喜欢、共鸣,这其实就是文学始终会慰藉人们心灵的基本功能与底层逻辑。在一个文艺大众化的时代条件和氛围中,像汤杏芬这样怀具自我需要的创作跟传播,恰恰是当代人葆有温润、自由、抒情和乐观的途径,与钱无关、与名亦无关。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教授,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特约主编】

代表作节选:

13岁那年,因为嫌自己叫招娣的名太过俗气难听,自己跑到大队要求更名。那个时候的户籍制度并不像现在这般健全,只要本人同意就行。大队长说你年纪还小,改名要你家大人同意才行。于是她使回家磨着她娘给自己改名。她娘磨不过她只得同意,当大队长问她想改叫什么的时候,她想也不想:我妈天天说要讲究一点,讲究一点,那我就叫“蒋究!”好了!惹得全办公室的人哄堂大笑,嬉笑之余不忘在户籍本上大笔一挥,端正正写上“蒋究”两字。

——节选自《烈女蒋究》